



中国现代文学



张天翼文集

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

华夏出版社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

张 天 翼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

徐建华 编选

華夏出版社

《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》编委会

主 编 舒 乙

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

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

编 委 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

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

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

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



一九三五年摄于南京

张之洞

序

——這是我找到的資料（本館長篇中篇）一參考了當時讀者所反映的意見，編選而成。一編選，一面附上熱一陣冷一陣，真是不好過。要石是隨隨用一段歷史觀點來做這件工作，是做又下來的。

——因此這小冊子就和現在這有正什麼作用的，即主要的是提供了一些史料：回頭一下那時的讀者（大部分或全部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）所關心的是什麼，口味怎樣。也看了這編文藝工作者怎樣的客觀和主觀條件限制。真正反映了一些怎樣的現實，並怎樣處理的。他（張天翼）

張天翼手迹



张天翼作品书影

目 录

短篇小说

二十一个	1
皮 带	13
小彼得	29
团 圆	41
脊背与奶子	59
笑	83
包氏父子	99
呈 报	138
出走以后	154
砥柱	170
陆宝田	187

华威先生	224
------------	-----

童 话

大林和小林	235
-------------	-----

中篇小说

清明时节	331
------------	-----

张天翼小传	391
-------------	-----

张天翼主要著作节目	393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二十一个

我们在白芦沟休息下来。……

走了一天两晚。脚板起泡，泡破了又起，起了又破，结成一块厚皮，和袜子死死贴住，袜子脱不下来。……身上满身虱子，打几下衣服想打下虱子，可是衬衫像邮票似的粘住着皮肉，打不动，裤子虽然在河里渡过，现在它却自己干了起来，不过比以前粘得更紧些……

大家的眼白成了红色，眼黑翻了一半上去，像还没闭眼的死尸；眼眶子一圈黑。……腿子发了一点肿，比平素大一圈。……

一吃喝过，大家就躺了下来。一躺下连骨头都软了。心里想，无论有什么天大的事发生了也躺着再说。……老实话：这时候要是有人来了也不想起来的，宁可吃颗把黑枣子。……

可是糟糕。躺着不一会，营里的传令骑了匹马到了连部，叫我们高连长马上到营部里去开什么紧急会议。

什么毛病？又得准备了吧？

“操他妹子，管它，睡了觉再说！”一位弟兄哼着鼻子说。

这事情可不大好。并不是害怕。……要是不歇脚，不躺下，再走上几天几晚，遇着了敌人倒不怕。可是一休息就完了，一休息，别说开火，就是叫你起来走三五步路你也得咒他的娘。可是……

可是大家呼呼地都睡着了。……

下午一点钟左右，营长骑了马到前面来，几个连长跑着腿跟着：看防务。

过了一会，高连长发了命令，叫向东移三里驻下。

弟兄们张开了一半眼睛，在肚子里咒他的三十六代祖宗。咒只管咒，起来还是起来。大家用手背指了揩下巴的唾涎，呵欠也不打一个地就起身，背上那些七七八八的捞什子，开始移动。……脸上的皱纹里嵌着灰土，耳朵里也敲得出土来。……颧骨是青色。

“先上水……那边可没有水喝。”

不知是谁这么叫了一声，大家给逗得做梦似地抢到沟边，喝了些又上了些，水自然是有点黑的，沙虫也多，不过也还干净。味有点那个，不知你们叫什么，我们叫做涩：水味有点涩。……可是其实上了当。其实那边也有水，跟我们现在上水的这条沟是通的，水也好。

沈振国走在我旁边。他吐了一口唾沫，说了句“操他妈”。他好像只是在肚子里骂着的，不知道怎么岔，关不住，给进了出来。他那意思我真懂得，可是说不出。……他并不是要骂谁。

我想答他句把话。……但还是说不出：肚子里是有个意思，要变成一句话。要叫别人懂得，可难哩。闭住嘴了，我是不大会说话的。

“快点走！”高连长叫。

来兴一步挨一步地拖在项后面：割吃！班长的枪柄打在他腿肚子上。

“操你祖宗，还不快走！”

给打一下似乎就有了点力气，不过腿子还是提不高。

背部弯着：这时候身上那些鸟东西比以前重得多。他们也随随便便，不再叫你“胸脯挺出，小肚子吸进”了。

到了那边就不许再躺下。……

有道理，要一躺下睡着了，大家便得没命：敌人是在向我们走着。……

“听，来了！”不知哪位弟兄压着嗓子说。

大家歪着脑袋听。

真的，拍拍拍！拍拍！拍拍拍拍拍！……步枪响！

“还远哩。”

是的，并不近。

“准备！”高连长说，“别着慌，大家要镇静。……哦我们要取攻势防御。……要镇静！……”

大家站直了身子。

有几个揉揉眼睛：眼白老是红，眼黑老是灰色。

还是歪着脑袋听，……可是枪声听不见了。

站直了身子又弯了一点下来，上眼皮重得只望下掉，……有几个似乎连枪都拿不稳。……

可是……

“又来了，听着！”

——拍拍！拍拍拍拍……拍！……

近些了，他妈的！

弟兄们把枪都抓紧些，像怕他逃去似地。……有一位弟兄的腮巴子动了两动，其实他并没吃东西，谁还吃什么鸡巴东西！

正是静着，营里的传今骑着马飞跑地来，在马上叫了些话。

“……第二连掩护退却！……”

我们的耳朵虽然没害病，但只听见一句话：“第三连掩护退却”。掩护退却呀，妈的！这就是说，别人退却，你掩护……

第二连和第一连的人哄哄地移动起来：他们开始退。……

高连长尽管厉害，可是刚一听见“第三连掩护退却”，他也变了点样子：脸子一阵白，白到了脖子上，耳朵上，嘴上，像有一桶石灰水向他头上泼，……可是他压住他自己了。这里说的压住，就是他自己先说的那镇静。

“别慌！”他叫。“这是咱位生死关头……别慌……振起精神来……嗨，怎么啦，你！”

被叫着的那弟兄惊了一下，立即挺一挺胸脯。

高连长又像猫头鹰叫似地喊连副们。

“吴连副，你们都来。……你们把排上的子弹都分配一下！”

连副们都忙着了：“……陈得标，你交两排来……何光，你拿两排去……还有你，嗨！”

“准备！”高连长嘴唇皮紧绷着，说出话好像很费力。“别着慌，这是我们生死关头……要镇静……”

接着裂开嗓子叫：

“上刺刀……”

格拉格拉地大家都上刺刀。

枪声更近……走着的时候瞧见远远的白云，一滚一滚地滚上天。云散了。刚一散，拍拍拍——又一堆云……

再一近，子弹叱叱地飞。

都走着，不由自主地，一个跟一个。……心里空空洞洞的。怕倒不怕：没有工夫怕。已经记不得自己有手，有脚，有脑袋。也记不得自己是什么东西，只是别人走你也走，别人放枪你也放，别人逃你也逃，跟着别人做，老没有错。……大家都在做梦。

敌人拚命喊着。前进着。放枪着……

散开了。紧紧拿住枪，紧得连手都发胀。……

“前面发现敌人，五百米达开放！……”

……弯着腰弯着腿，一面扳机子，拍拍拍地打了去。

“前进哪！”王连副跑着喊，“一退就没命哪！……操他妈，看准标的！”

看准标的，谁不知道。可是都是烟，到处是烟，天下地上。你就看准那“标的”，拍的一声又打了左偏。……不过，我们总也瞧着打，要是胡打，我们子弹不够就糟了大糕：我们是掩护退却哩。

拍拍拍！只是拍拍拍！子弹叱叱着也听不见了。……

“喂，不好！”来兴大腿上带了花，膝盖子一屈，连身子仆了下来。

谁也顾不得谁。一回头，来兴离我们有两三丈远了。……

两边愈进愈近。好像有谁在我耳朵边放爆竹，耳朵眼里都是烟。子弹似乎飞进耳朵又飞了出来。

何光脑袋上带了花，怪轻松地就躺在泥堆里，刚宰了的鸡似地抽动几下就睡着了。……

都是烟。到处是烟。瞧敌人像隔着一片纱。

拍拍！拍！叱……

子弹从肩膀上掠过，从手肘里掠过，从胯下掠过，……

叱！他妈的帽子打下了。

脑袋呢，我的脑袋，他妈的？

偷出左手摸一摸，还好，我的脑袋在着。……马上又扳起抢机来。……

敌人就在面前！他们自然一定都跟我们一样，我们没有瞧清他们的脸子——谁有工夫去瞧他们的鸡巴脸子——不过他们眼睛也一定和我们的一样不大张得开，也一定空跑了个几天几晚旱路。脸子都青白着，正在动哩。

冲锋……

“杀呀，操他妈的……”

“……杀呀……杀呀……”

枪机不能扳了：来不及。……现在要的是用刺刀戳，砍，这我们叫做“劈刺。”

可是我们当新兵时学的劈刺如今全用不着。从前是摆个好架子，两腿稍带一点弯，进一步，手里的木枪向空处戳一下，嘴里就：“杀！”要是叫得不好，班长一拳打在脊背上：

“操你祖宗，叫你喝奶么……叫响些！”

如今一点用不着。……谁都没想要摆个架子，放个好姿势，叫得有劲。……戳出去也不见得按规矩。戳出去戳在别人肚子上胸脯上当然顶好，不过有时来不及，你也会把枪倒过来，拿枪柄子打人脑袋的……

“杀……杀……”

两边都叫着，辨不明白是哪边叫的，谁叫的，只知道叫着的都是我们这类人。……声音都不像本人的嗓子，有时尖些，或者粗些，再不然带点沙音。

“杀……杀呀……”

除了叫杀当然还有别的叫声，以外还有几下枪响，再就，枪撞着枪响，刀撞着肉响。

大家都屏住一口气，死劲砍，戳，打。说是屏住气，气力会大些的。……

有几个刀刺在脖子上倒了。……任忠吃一刀戳在胸脯上，棉军衣浸出一块血，浸开浸开，满身都是血。……敌人把刀子戳进我们华必胜身上，太使劲，刀子一下抽不出，马上我们弟兄用枪柄打在他脑袋上，开了花，红的白的溅了出来。

死的人老是先把身子抽动一下，抽动一秒钟再落气。可是有

一个，我也记不清是哪边的，敌人用刺刀在大肚子上划了下。刚一倒：即刻有人一脚踹着他肚子。肚子里一块块一条条的东西，和着血一涌，一跳就跳出来了，他没来得及抽动……还有是劈下半个脑的也不抽动一下就回了老家的。……

在这里死什么几十双人真算不了回事。脑浆和热血摊了满地。……

“杀呀……杀呀……”

有的一直躺下，有的先跪下来再躺。

个个的身上，手上，腿上，枪上，刀上，全糊着红水，也不知是别人的还是自家的。刺刀上的血流着流着凝住了，凝住了又串进了谁的什么东西，就又有血流着：只要刺刀还是在一个活人手里，那上面的血老会一层层加上去。……

脚踹在烂泥似的地。其实并不是烂泥：拔起脚一看，满脚都是浆糊般浓的红血水……

“杀呀！……杀呀！……”叫是叫着，叫得没先前的有劲……

可是，我觉得了，我身上坏了一件东西：手上只流着血，从膀子上流下来。

怎么样一来呀，这是？

不知道，自己真一点也不明白。总他妈而言之，我什么地方带花了。……

可不是，肋子窝里有点痒而痛……一看，操他……一滴一滴在滴着血。

不知道自己带花则已，一知道可就糟糕。

膝盖子没劲了，屈下来了……面前像有成千累万的蚂蚁在爬，接着又是黑圈子白圈子在前头旋。

“噯唷，他妈的，”我退了几步躺下来。

一躺就什么都不大知道。……

后来是，据说，敌人等他们的补充队等不来，支持不住。逃了。他们只剩得八九个人，据说。（为什么不干脆再干掉那八九个呢？他们没有说。）

我们还得赶快退，不然他们又得来：他们知道我们是掩护退却。他们补充队到了定得追上来的。

……我睁开眼睛。

沈振国拿沟里的水浇我脑袋。……

他妈的，一看，躺在血泊里……农已经解开了，沈振国撕下了一段布将我的伤处扎住。……地上是血冻，有寸多厚。东一点西一点地，满地还有零碎东西：什么大腿，膀子，水壶，枪，肝，肠子。没脑袋的，穿肚子的，脸上有窟窿的，都横七竖八躺着……四面散着火药气。此外还有一种气味，勉强要说，就譬如……就譬如……说不出，还是死尸的气味。……

打死了两个连副。王连副受了重伤抬到老百姓家里去躺着。我们一走了就管不着他。……高连长没打死，站在后面等我们归队……有几个弟兄在看着带花的弟兄们，看他们可有救，有救的就归队一齐退，没救的只好给丢在此地。我的伤不打紧，刀伤。要是枪伤就会痛得不同些，有一颗把黑枣在肉里面是疼得心都要打战的。…

沈振国拿水给我喝。

“老沈，你没带花么？”我问。

“妈的，喝水吧，”他答。

“怎么样，沈振国？”班长后面叫，这混蛋没给打死哩。

“醒过来了，”沈振国不耐烦地。

“怎么啦？……快一点！”高连长急着叫。

“怎么，他站不起来就丢了他吧，别麻烦！……来兴快到这里来。”

来兴没有死……

我站起来了，扶着沈振国走到连长跟前。

来兴高兴得很重地拍一下我的肩：“喂，你起得来了。”

“小心点，他妈的肋子窝的伤，”沈振国说。

带花的弟兄们一拐一拐走了过来。起不来的躺在地上喊妈。

点了点人数：不算连长，二十一个，连班长。

“快走！”高连长说。

有几个走不动落了后。

“他妈的为什么不走！……枪毙你……”高连长发了火。

“报告连长……真的……实在……连长枪毙我，”说着软倒下来。

旁边的弟兄们拉他走……

突然——拍……

“怎么？”高连长跳了起来。

“报告连长，抢走火，”别排上的弟兄说，枪口子还冒烟。

班长的枪柄在他背上使劲捶了一下：“操他祖宗，枪毙你！”

弟兄们都不大愿走；有点走不动，有的是，老实说。大家满肚子有怨气，也不准是怨谁，总之有怨，在肚子里骂着。有几个肚子里骂着的忽然迸出声音来。

“呸，他妈的！”来兴吐了一口唾沫。

“操他妈，”沈振国说，“要不是乡里连稀饭都吃不着，谁来吃窝窝的粮！”

“你们说什么？”连长大叫。

没人来答腔。

“说，你们说什么！”连长站住了。

我们还是走着，一个也不言语。

“他妈的还了得……不守纪律……把你们送到后方军法处去